

TAO LI JUE SE

逃離角色

韋婭短篇小說集



21世紀人文出版社

The 21st Century Humanity Press

去
入
短
篇
小
說
集

TAO LI JUE SE 逃 離 角 色



本書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本書觀點及
所有內容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

逃離角色——韋婭小說集

著 者： 韋婭
出 版： 21 世紀人文出版社
責任編輯： 陳紓越
封面設計： 楊學太
封底攝影： 李旭東
內頁繪畫： 陳 功
發 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荃灣德士古道 220 號荃灣工業中心 16 字樓
電話：852-25230105 傳真：852-28104201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85921-1-4
定 價： 港幣六十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韋婭的第二卷短篇小說

在《詩情的凋落》的今天
在一個《失魂的季節》裡
作者用她《殘留于昨夜的記憶》
演繹了眼前這一架《流動的情感》
當《多事的春風》悄悄降臨
寧願《告別青青》
去文學的世界《尋找陌生》…
在《九月的悸動》中
本書出版了
讀者並無《隔膜》和《差異》
如果你不想《選擇遺憾》
那麼
就請在《一個禮拜天的晚上》
坐在燈下
輕抿一口《紅酒》
然後
打開書扉
聽她敘說《逃離角色》

關於作者

韋婭，原名左韋，歷史學碩士，香港作家聯會會員。曾連續兩屆獲中國〔冰心兒童圖書新作獎〕（1995/1996）；又於1994年和1996年獲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徵文比賽散文及小說獎項，并獲1996年香港青年文學獎詩歌及小說獎項，著有散文集《紅玫瑰情結》、《那夜的情緒》、小說集《織你的名字》、新詩集《泉與少女》、兒童詩集《會飛的葉子》等。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和香港政府部門中文寫作課程導師。

冶煉清純

——韋婭小說集《逃離角色》序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程文超

桌上擺着韋婭即將出版的一本小說集。我讀着，忘了室外的酷暑，走進了一種詩意的享受。

我與韋婭相識，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時，我們都在武漢華中師大工作。我在中文系，她在歷史系。在歷史系工作的韋婭還不叫韋婭，叫左韋。左韋愛好文學。我們便有了一些討論的機會。不多。談的，也不長。痕跡，卻留在生命中了。印象中的那個女孩兒，像一首詩，柔美、清純、有靈性。一開口就是文學，挺專注、挺虔誠。那時，文學在我們心目中，都有點宗教的味道。

後來，我離開武漢去了北京大學，又去了美國，聯繫慢慢就由稀而斷了。今年，竟傳奇般地知道了左韋的消息。“左韋”已變成了“韋婭”——當年武漢的那位文學愛好者已變成一名香港作家，著述頗豐。還未見面，就收到她的一堆書。果然，那個像詩的清純女孩兒寫了不少詩。也寫散文、寫小說。散文、小說寫得也像詩。

打開這本《逃離角色》，一股詩情就濃濃地撲來。

這詩情首先體現在其敘事結構中。不同的人寫小說，着力點不同。有的人着力於寫人物，有的人着力於寫故事，有的人着力於寫歷史畫卷。韋婭注重的，是情。她的敘述、她

的情節結構、她的所有藝術力量，要表達的，都是某種情感、情緒。

《九月的悸動》整個敘事框架就是爲了完成一次情感的烘托。趙年與柔雪深深地相愛着，柔雪卻意外地死於地震。你的情緒，一下子燃燒在美的被毀滅裏、燃燒在愛的失落裏。趙年的精神失常更把這種情緒推進到頂點。《雨意》裏兩個失去親人的男女走到一起。讀完之後，男女主人公叫甚麼你也許不在意了，但你卻強烈地感受到了人類對溫情的需要和溫暖的力量！在這樣的閱讀裏，你首先在人物、故事裏穿行，但穿過之後，人物、故事也許就淡化了。詩味，卻早到了你的舌尖。你不得不細細地品味。

韋婭對情感、情緒的注重更落實到其每一個藝術細部中。她作品中比重最大的部分是心理刻劃，而韋婭筆下的心理，主要集中於情感。詩情就從這裏汨汨流出。因爲不急於講故事，韋婭便能抽出筆來，從容地進入人物的內心，並在那裏帶你慢慢的觀賞。或者說，韋婭的故事都是心靈故事。並不是說她的故事裏沒有人物動作。不，恰恰相反，韋婭寫心理，既善於直接描寫，也長於用動作來表現。但她寫動作不只是爲了推進故事，更主要是爲了揭示人物心理。作爲一個女性，對人物觀察與表現的那種細膩、那種微妙，常叫你拍案。

《再見青青》寫方晴與青青母女倆同時愛上章舒這樣一個奇特故事。作者着眼的，不在於“奇特”，而在於愛與被愛的複雜感受。故事是在一系列心理活動中展開的。有直接的心理描繪，如章舒發現了自己對方晴的愛後，心情複雜。他把握不住自己是從何時愛上她的。“是從他致電投訴她的女兒常常逃學，迷上了她聲音開始呢，還是就在方才的這一片刻時光？她會不會誤會他的愛慕？一個年輕的男子，放着

好多漂亮女子不去追求，怎麼會對一個年長的失婚婦人有興趣？而她已經被拋棄了一次了，她會對男人重拾信任麼？”

韋婭細心地描寫了章舒如何小心謹慎地請方晴共進聖誕晚餐，如何細心地觀察方晴的一舉一動，如何在認為時機已到時試探着表示自己的愛意。當章舒得到了自己希望的答覆時，韋婭沒有直寫章舒的幸福，而是寫了他的慌亂：

“我們，我們還是出去走走？”他建議着，還沒有等對方回答，已經立起身來。

“忘了結賬了……”女人提醒道。男人慌亂的舉止為女人的微笑添上幾分幸福光彩。

這是典型的用行動寫心理的中國古典手法。韋婭運用起來，得心應手。而更多的時候，你是看不出手法的。如當章方兩人的手終於拉在一起了以後，作者寫道：

兩隻手拉在一起了，暖暖的，緊緊的。這種肌膚觸摸的感覺，令兩顆心在迅速地撞擊。它們在夜靄中不安地靜默着，在紛亂的風聲、人聲、潮聲中，努力地覓摸屬於它們自己的淨地。手心微微出汗，宛如草葉的露水，不知來自他的還是她的，潤濕的手現在鮮活而滑嫩起來。

這樣的敘述是頗有特色的。那手心出汗和對出汗的感覺，你說是寫行為還是寫心理？是第三人稱的全知視點，還是第一人稱的人物視點？這是典型的韋婭敘述。她時時在講述着故事，也時時在描繪着心理。

詩意正是在這樣的敘述裏浮出和推進的。章舒與方晴正相愛時，冒出了方晴的女兒青青，痛苦地愛着章舒。詩，便

有了起承轉合。

韋婭寫心理善於不動聲色地進入微妙處。《隔膜》寫一母親因過度關心而進入了女兒的私人空間。女兒於是給自己的抽屜上了一把鎖。吃飯時，關於鎖，母親一句話也沒有說，“臉上甚麼表情也沒有”，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不同在於，母親既沒有象平日一樣問東問西，也不向女兒講述甚麼。女兒接了電話，母親也不像平日一樣打聽是誰。母親顯然進行了並正在進行着激烈的心理活動。女兒呢？心理也是複雜的。她長大了，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但同時又擔心，那鎖，是不是使她與母親間出現了的隔膜？一把鎖，鎖住的是抽屜，開啓的是母女兩人情感上的複雜天地。兩代人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行為方式所產生的微妙衝突，與兩代人深深的情感關愛，在一個事件裏得到了相得益彰的表現。於是，衝突與關愛處於同一畫面、時代問題與家庭氛圍進入同一空間。故事並不複雜，敘述卻如詩如畫。我們在這裏看到了詩的張力和詩的意蘊。

正因為從整體到細部韋婭着力的都是情感與情緒，讀她的小說，你就有了雙重享受：讀的是小說，體驗的卻是詩。

韋婭小說裏的詩情吸引了我，但更吸引我的，是她小說詩情的內蘊。一看到韋婭小說裏的詩情，我就想知道：還是那個清純的女孩兒的詩嗎？很快我就發現，是，也不是。清純依舊，但又遠不只是清純。多了些滄桑、多了些苦辣、多了些堅毅。這就使她小說的詩味有了獨特的豐富！

韋婭小說較多地運用第一人稱女性視角。敘事者一般是故事的女主角，她們大多經歷了婚姻痛苦，是受傷者、受損害者。《逃離角色》裏，男人總是處於一種居高臨下的優勢，並不失時機地將它變成一種權力。《差異》裏，“我”深愛着的邦卻與家裏的非傭偷情。《尋找陌生》裏的“我”

曾被阿三負心，將阿建視為“老公”後，阿建又要去尋找新的“陌生”。於是，離異，成為韋婭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女主人公或被她的老公、情人拋棄，或不得不與他分手。而這離異總是給女主人公造成深深的心靈創傷。

也正是在這離異與傷害裏，清純如水的女主人公們受到了冶煉。有意味的是，在韋婭筆下，受過冶煉的女人仍然是如水的女人。如水般柔、如水般美。她們沒有一個是撒潑罵街那種厲害角色。但在如水的柔美裏，卻有着自己的堅定。在艱難的人生歷程中，她們被冶煉出了女性的人格、尊嚴和骨氣。當《逃離角色》裏的男人回過頭來給女人祝賀生日，希望“重新開始”、一切如舊時，女人從夢裏醒悟了：多年來，自己一直掙扎的，不就是逃離那被權力控制的角色嗎？於是，女人拒絕了男人的要求。那拒絕當然只是輕輕的一句“我已經結婚了”。《差異》裏，當邦希望“我”寬容他、並要求“我”同意他，讓兩個女人在他生活中同時存在時，“我慢慢地攪動咖啡，然後倚在沙發裏，聽自己用戀愛般的聲調說話”，那話卻是質問：“可是人的尊嚴有價格嗎？”《尋找陌生》裏，“我”已經不是那麼容易被欺騙了。當阿建希望“我”相信他還會回來時，“我”輕輕地接過了他的話，“你還會回來？哦，再次來……尋找陌生的感覺？”問得阿建紅了臉。

更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了冶煉，韋婭筆下的女主人公又並沒有丟掉清純，並沒有因為人生的病痛而失落人生的信念。她們仍然追求着人生的詩情、未來的美好！

韋婭的小說都是短篇，且多袖珍型。像微雕，毫髮之間要有精妙的藝術天地。這就有了難度。雕塑都是將多餘的東西砍掉。巨型雕塑尚可大刀闊斧，微雕就需十分精細，“砍”甚麼，留甚麼，必得分外講究。韋婭善於將枝蔓全部

砍去，只留下故事的轉折關頭，或情變、或逃離、或失去、或死亡。這就給作品帶來兩個優勢。一、能以小見大。韋婭長於利用轉折關頭的集中、激烈與豐富折射故事的全貌。有時，她將故事的過程化爲背景，這便使人物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有豐富的潛台詞。她從來不會去平鋪直叙地將故事從頭道來，但她的故事從來不會給你無頭無尾的感覺。二、有利於作者寫情。韋婭的着眼點並不在故事，故事只是她寫情的手段。因而被韋婭推向前台的往往只是情感的碰撞，而故事的轉折關頭，恰恰是人物情感碰撞最激烈之時，也是作者從中挖掘詩意最便利之處。

除了截取故事的轉折關頭外，韋婭還善於捕捉一個小細節、一個小道具或一個小場景，並充分利用它，賦予它充足的內韻。因而她往往花筆墨不多，卻收到強烈的效果。《紅酒》寫“我”到美國讀書兩年，回來後男朋友已變心。韋婭並沒有敘述故事的全過程，只是把兩人安排在咖啡廳這樣一個特殊場景、或者說，一個特殊情調中。作者對這一場景也不鋪開去寫，只是捕捉一個小道具：飲料。杯中之物，從紅酒到凍檸檬，寫出了“我”的心從熱到冷。這已經頗有韻味，但作者並不就此罷手，還要對它再次利用。故事結束，“我”起身，看到前男朋友的紅酒留在杯中，“幽幽地，像血，又象我們曾經有過的那個初夜”。只一句，寫出了“我”曾經作出過的真誠的感情付出和現在“我”心中滴血的感情創痛。全篇幾百字，卻有着頗耐回味的情韻。

韋婭編織袖珍小說的藝術才能與她冶煉清純的敘事內蘊是聯在一起的。因重情，而無需展開故事；因袖珍、集中，才便於情的燃燒。當然，讀韋婭的作品，總覺得還少點甚麼。少點甚麼呢？似乎少點空間的拓展、少點生活的厚重。但她還在探索之中。她的清純仍在、對清純的冶煉正在進

行。這是最重要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我與韋婭久別之後今年的第一次見面。那次我到深圳開會，她專程從香港過來看我。還是當年的左韋，歲月的痕跡竟也那麼淡薄。只是兩條辮子變成了披髮，瀑布般從雙肩流了下來，顯得更有氣質。坐下後，她便娓娓地談了起來。我才知道，這麼多年來，她曾經歷了那麼多人生磨難。終於有了今天事業的成功。無論談現在、還是話當年，她的聲音都像流水，潺潺地，透明、清澈，似乎在談別人的故事。我明白，這是一種力量的顯現。她有足夠的力量承擔痛苦、也承擔未來。我發現，當年那個清純的女孩兒，清純得原來那麼有份量！她的清純有着足夠的潛力，能被冶煉出一個既清純又豐富、厚重的世界！

我想，這是一定的。

目

錄

序：冶煉清純／程文超	1
------------------	---

上輯・短篇

九月的悸動	2
再見青青	10
雨意	36
竹韻瀟瀟	42
流動的情感	51
隨風而去	64
詩情的凋落	83
失魂的季節	94

下輯・超短篇

多事的春風·····	102
逃離角色·····	107
差異·····	112
尋找陌生·····	119
紅酒·····	124
飛來的愛情·····	126
選擇遺憾·····	130
飛機上·····	136
拍散拖·····	138
在山崗背後·····	141
夜的絮叨·····	144
一個禮拜天的晚上·····	148
電話亭前的人·····	152
殘留於昨夜的記憶·····	157
訴求·····	163
那個空位置·····	165
紙條裏的風波·····	169
寄聖誕卡的日子·····	173
就怪那本英文書·····	178
媽媽在街口等我·····	183
隔膜·····	187
十二朵黃玫瑰·····	191

附：韋婭小說作品研討座談摘錄

上輯・短篇



九月的悸動

趙年走出門外，置身於世紀末的天空下。這一年與其它日子沒有甚麼兩樣，不過只是風球掛得高了一些，地震次數多了一點，山洪暴發頻密了一點，還有冰山融化、海水污染的消息多了一點，如此而已。他依然如常地立在地板上，好像現在，十一點過了，才從床上懶散地起來，準備吃一點東西——如果不是肚子有點空，他還打算再把這個晌午睡完。

在步出大樓的那一刻，九月的陽光突然竄到他眼前，令他不得不適應著眯起兩眼，承受一片耀眼的白光。白光挾著初秋的寒意，不懷好意地掃過他的記憶。於是，那些紊亂不堪的往事紛湧而至，令趙年有點措手不及。繼父躺在棺目裏的雙目睜開了，仍是那種死也不認輸的模樣。不過這回是他自己選擇的死，無可奈何的死。可他像是始終不肯罷休似地，在他夜晚的睡夢中一次次出現。母親說要土葬，趙年一搖頭，租用十年墳場？哼，那十年以後誰來管呢？何況，那可是兩萬大元。不如留給活人吧！

母親壓抑著哭聲，一抽一抽的：你要小心說話，死人是要供的……

趙年沒功夫理會。天文台又掛了八號風球，這些日子尤為頻密，人都說這世道像是要變。那邊廂，殯儀館的黑衣主

持從鼻子裏哼出幾個字，說，風雨無阻，上山。母親拖泥帶水地哭了一陣，人就這樣送走得乾脆利落。

夜晚，趙年獨自去宵夜，他的腳步爲一個名叫柔雪的女子所牽引，那時候，不知誰家的音響開得很大，引得下層鄰人的抱怨聲，去警察署投訴啦，這深更半夜的，如此擾人！

音樂聲並沒有停下來，傷心的曲調在夜空裏漾過來，盪過去。

柔雪的心情像是受到了感染，細微的聲音如同撕碎的小紙屑，在空氣中浮來浮去。趙年，我就要離開你了，我要回台灣去，明天走。

趙年相信這是一種暗示。這暗示像伏在茶餐廳暗角處的塵土，朝他紛紛撲來。使他無法將兩碟小食咽下。他忽然想在記憶裏搜尋某個數字，那不是父親銀行屏幕上的股市數字，而是一排排衣著不同、脾性各異的女性的名字。柔雪應該是第七，還是八？不，應該算是他第九個女朋友了。這麼想著的時候，就聽到柔雪依稀的聲音，說，我只去一個星期。

柔雪的嘴唇開合得很明亮，背後的燈光射過來，在她臉頰上留下一些曲曲彎彎的線條，令她看上去有點兒神秘感。趙年不置可否地唔了一聲。他望著女孩那淡紅的嘴唇，產生了一些幻想。就在這個時候，柔雪靠近他，小心翼翼地拋出了一句令趙年措手不及的話：

你真的願意一直單身下去？

趙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突然笑出來的。他的笑聲撞擊在牆壁上，在茶餐廳的角落嘩嘩迴響。女朋友的臉色刷地一下白了，她認定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嘲笑。她忍氣吞聲地望了趙年好一陣，從鼻腔裏冷冷地哼了一聲，然後一字一句地說，我們的關係完了。